

見觀察

THE OBSERVER



編主平安儲

期六十第

卷五第

觀察
通信

長指甲裏藏着什麼？
生活與文化
大局外弛內張
北方大局撤小錄
烽火邊沿的清華園

美國援華問題的估量
西藏商務考察團之謎
圖書的自由
外論選擇
中國在十字街頭
中國的發展

倫敦泰晤士報
新政治家

劉緒貽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讀者投寄

所以美國之有援國抗共意向，似乎是一個正確的假定。事實上，美國目下已在進行援助當中，四萬萬美元的款項、軍械、物資，和軍訓人員，都是這意向的表現。問題是這種行動會不會大量擴充起來，和可能擴充到什麼程度？我們既假定了美國有大量援助的心衷，跟着的問題是美當局會不會心有餘而力不足？

到此文執筆時，美國對抗蘇聯的策略仍是『着重歐洲，敷衍亞洲』。這策略是根據幾種什麼基本打算而產生的？中國共軍的勝利，會不會改變這些基本打算？就作者的理，美國對蘇之所以着重歐洲，以歐洲作決勝場所，第一個原因是歐洲在軍事形勢的扼要。美國萬一對蘇開戰，進攻蘇俄心臟區域距離最短的基地，還是歐洲。蘇俄東部的工業，近年來雖有了長足

二

我們第一點似乎可以假定的，就是美政府對中國現局的確非常憂慮關切，因此可以進一步假定美政府的確有大量援國抗共的心衷。東北慘敗，華北勢窘，京滬瀕危，長江踴促，華南不安，這局面對於美國抗蘇的前途，沒有好處，這是誰也看得出的，美國當局人員自是不能例外。向來阻撓大量援華的馬爾，至此也不能不在白宮加緊密商，頗搖白髮。素來主張大量援國抗共的幾位國會議員，像周以德等，此時更大聲疾呼，鼓動民意，向政府施壓力。在美國輿界一向是反共的中堅的魯斯 Henry Luce，前幾天又在他的具有廣大的宣傳力量的生活畫刊，發表社論，重彈舊調，要美國人想一想中國國民政府萬一給共產黨打垮了，中國將會變成什麼樣子，美國利益將會受什麼威脅。此外還有克拉克將軍來華一類的傳說，都襯托出美國當局各級人員的關懷中國局面，和想設法援一下手。就連英政府對於美國關切華局，也感不安，特在美方舉棋未定之時，發出警告，說如果美國決定大量援華，結果必致滅弱歐洲對抗蘇俄的力量，言下頗有美國即將大量援華的恐慌。

其次，歐洲已經有了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可以做對蘇戰鬥的軍事生產根基。美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勃魯姆十一月廿六日在美京對報界談話時，說西歐各國擁有全球工業潛力百分之五十，因而主張美國今後還是集中力量援歐。勃氏以眾院外委會主席的重要地位，並且於參與白宮連日對中國問題密商之後，來發表這意見，至為重要。現代戰爭的決勝因素，是工業生產力量。歐洲工業雖有一部份受這次大戰的破壞，但祇要美國略施贊助，便可以恢復生產。反觀中國，本來就沒有現代工業的根柢，若要把它造成對抗蘇聯的基地，就要替中國建立一套規模宏大的現代工業。這事功的浩大，非美國所能及，更不是比較援助歐洲更經濟的辦法。有人或者會說，在華援國抗共，用不着另起爐灶的去替中國建立現代工業基礎，但是我們不能忘記，若是去掉了對抗蘇聯這最後目標，美國不會放感大量援華這問題。

美國援華問題的估量

楊慶堃

的進展，然而蘇俄的人口集中地，政治的重心，和農工業生產的最重要地區，還是在烏拉山脈以西。美國如果要進攻烏克蘭和莫斯科等地區和城市，距離最短的陸空基地還是現在接受美援的西歐各國。反過來說，如果從遠東經西伯利亞而去進攻烏拉山脈以西的心臟區域，不獨空間的距離大為延長，而且必定面臨許多其他軍事上的困難。西歐各國，尤其是英國的良好空軍基地，如果因為美援不足而失掉，以政美國軍事勢力全部被排出歐洲以外，則美蘇糾紛一旦要訴諸武力，美蘇軍事處境必陷於萬分困難。

和工業基礎相關的問題，是抗蘇主力國家內部，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沒有穩定的社會經濟秩序，萬一對蘇動起兵戎，後方局勢就難以駕禦。西歐現在雖然還是面臨着很大的社會經濟危機，法國尤其是這樣，但是協助原本具有現代經濟基礎的西歐去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總是比較容易。反觀中國，政治社會和經濟都在過渡期中，無一不是百孔千瘡，若靠外力來圖迅速恢復秩序，建立穩定的戰時後方基礎，就算可能，它的耗費也必比歐洲大得多。操執世界經濟牛耳的美國人，絕不致連這道簡單的算盤都打不消。

再次就是西歐各國的政府和中國政府的比較了。這一點是十分顯然，毋需多說了。西歐各國政府都比中國清廉，辦起事來有條理，有效率，美國花錢資助它們去做一件事，可以有把握做得成。中國呢？別人雖然給了錢，資助政府去做一件事，結果成績在那裏？錢是流到了什麼地方去了？自從抗戰時期直到現在，美國撥給中國幾十億元的各類資助之後，美國朝野人士不斷在追究這問題。美國以往往往『着重歐洲，敷衍亞洲』，這是一個主因。今後呢？主張大量援華的人士，恐怕還是無力

改變這個邏輯，使美國人相信美元拿到中國之後，不再會大飽私囊，徒供浪費，東北戰役和改革幣制失敗之後，尤其如此。在美國支持大量援華主張的人士，大概是運用兩種詞令：第一是中國政府之腐敗無能，主因是在經濟困難，而經濟困難的一個根源又是美援不足。作者還記得去年在美國聽詞鋒犀利的周以德在一個辯論會裏說：『中國政府的病徵是貧乏，所以對症下藥就應該增加美援。如果要以中國政治清明，作大量援助的先決條件，就等於叫病人先恢復健康，然後給他藥吃。但到那時，藥是毋需的了。』辯題反面的幾個人差不多齊口合聲的說，周氏能夠提出什麼事實去保證美援增加之後，中國政府一定能夠賢明地運用它，來穩定經濟和政治局面？此外，第二種詞令就是拿赤色的恐怖，去叫美國人考慮萬一中國共產黨勝利的後果。美國一部份人士自然萬分害怕這後果，但他們要問，假若再拿大注金錢，來防範這後果，是否確有把握，是否確比集中力量援歐更為機智？

三

上面是就軍事策略、經濟基礎、和反共政府的效率，來推論美國一向『着車歐洲，敷衍亞洲』的理由。然而美國並非因此就把中國一筆勾銷，完全撇下不管。美國既然要管，以往因何不採取歐亞並重的政策，以援歐等量的財物來援助中國政府，這複雜的問題包含許多可能的答案，但其中一個重要而大家週知的因素，是美國荷包有限，故不能不集中有限的財力，去做援歐這最重的一件事，對於被認為次要的中國，祇好敷衍應付。美國這次大戰對盟國的經濟負擔，已大到很足驚人，戰後這幾年規模宏大的國際救濟事業，接着增加美國人民的經濟重荷；至今年，祇是援助西歐經濟復興計劃這一批五十六億元款子，若就六千萬有職業的美國人去平攤，每人即要攤派約八十六元，此外再加上援助世界其他各地的巨款，加上國內中央和地方行政費用的大大開銷，令到美國人民現在的稅項負擔，已突破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的紀錄。如把所得稅，營業稅，公司稅，財產稅，和許多省份的消費稅等等一併算起來，今年入息在五千元以下的美國人，平均每四元的收入當中，要納一元給政府去支撐國內國外的局面。美國人對這沉重的担子，早已發出許多憤慨的呼籲。減輕人民稅項負擔，是這一屆大選中民主共和兩黨都爭先標榜的大題目。選舉之後，杜魯門的聯邦政府和新國會最大的頭痛，也是如何編整捐稅，以應付來年國內外的浩大需求的問題。

西藏商務考察團之謎

西藏的徬徨

在這漫天烽火籠罩之下，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遙遠的邊疆，但當我們看大字標題看得心煩了時，也不妨讀一點邊疆的報道來換換心情，何況這些遙遠的邊疆亦是我們的國

歐亞並重的政策，這一來，美國人明年對國外的捐稅負擔也許就不祇比現在援歐數目加一倍，因為明年援歐款項大概要超過今年的數目。美國人到底出得起多少錢，這是很難猜得透的謎語。在戰爭時期，美國人可以挖破了荷包，負擔驚人鉅額的捐稅和公債。但大多數美國人還未肯把目前的歐亞形勢看作美國直接參加的戰爭局面。若把現局仍然看作和平時期，那末，美國人現在的捐稅和公債（一九四六年是二千二百九十七億）負擔，一面是打破美國歷史的和平時期紀錄，一面是已經接近飽和點。本年十一月美國一部份物價指數已開始下降，就表示出美國人今後經濟收入的趨勢，最多能夠維持現水準，只有減少，不致增加。美國人在和平時期的捐稅和公債負擔能力，是跟着人民入息水準而轉移的。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如想大大的增加援華款項，則惟有減削援歐的規模。但美國人又肯不肯這樣子做呢？

從美國對蘇的軍事策略，從反共國家的工業基礎和政治效率這幾方面看，美國似乎不致改變着軍歐洲的政策。從經濟方面看，美國似乎做不到歐亞並重。如果真正大量援華，要替中國解決內戰和金融問題，並且在中國建立起有效的抗蘇力量，結果必致改變着軍歐洲政策，而且這注賭博的輸贏，美國人還未表示信心。熱望美國人大掏腰包來挽救反共危機的人士，這段話是一盆冷水。但事實上，中國目前的危急局面並未能改變這些客觀形勢。京滬和華北吃緊的消息，可能衝動一下許多美國人士的情緒，但到了明年正月國會重開的時候，外交和軍委會委員坐下來認真考慮對蘇策略，和財政委員會開始細細的打算盤的時候，這點衝動的情感也許會冷下去。然而這不是說，美國將會把中國方面的反共戰爭，完全撇下不理。為了盡力壓縮蘇方勢力範圍，為了號召各國擁護美方的營壘，美國對於熱衷反共的中國政府，不能不加以援手。但這援手還是敷衍。現在援華的四萬萬美元用完了之後，美國大概會續借，而且或會多加幾萬萬元，這都是可能的。但若以為中國局面危急，美國將因而以接近援歐的規模去大量援華，這種假定至少沒有現存事實作根據。

最後，美國下一步的對華政策，會不會包括直接軍事行動，如派兵來華正式參戰，或派軍官直接指揮中國軍隊對共軍戰鬥，或派兵替政府保衛長江和華南幾個重要的城市？照作者意見，這問題比較簡單。美國這一類的軍事行動足以直接催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美國雖然還沒有認為目前已是大戰爆發的時機，或認為對蘇局勢已到了非戰不可的最後關頭。杜魯門目前對蘇策略，顯是一面結納盟邦，建立陣營，一面拖延僵局，爭取上風。西歐聯盟的部署和柏林僵局之沒有新結論，都表托出這策略的運用。在這場合裏，美國不至於在華作未成熟的冒險舉動。就算美國此時不避對蘇一戰，如果將雙方直接衝突的序幕在中國拉開，會影響到美國以歐洲為決勝場所的基本策略，因為美國的軍事力量一部份也許從此被中國的泥潭吸住了，不能隨時機動地集中到歐洲去。

十一月三十日

李有義

土，它們的動向未嘗不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

我們這裏向大家報道的是中國西南角的西藏，這個四面為雪山圍繞起來的國土，一直和外界隔絕，他們仍然過着中世紀或者更古老一點的社會生活。當世界的人們為民主而流血時，他們仍然滿足地維持着他們封建的神權政體。這個落後了一千多年的政體

，假定沒有外力的干涉仍然會繼續維持下去，西藏人仍然相信達賴喇嘛是菩薩的化身，當你向他們解釋什麼是民主時，他會笑笑向你說，民主也好，君主也好，反正都是人愛統治人，我們却是受着神的統治，神總該比人好些吧！民主政治既然好，為什麼世界上會產生這麼許多的戰爭呢？以上這段話是作者在藏時親自聽到西藏人講的，這些話代表西藏一般人的看法，所以我們可以說沒有外力的干涉，這個古老的政體是不致很快發生動搖的。

西藏人雖然和外界儘量保持隔離，却沒有阻止了他們對外界的興趣，他們對外界的興趣仍然是想保持他們的孤立，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他們一直在均衡勢力下過生活，一邊抓住了英國，一邊對中國却也沒有放手，當那一邊要使勁拉她時，她就向另一邊倒，結果是任何一邊亦沒有拉住她。印度的獨立對她是個威脅。她想印度獨立後這個已往利用慣了的均勢就沒有了。她深恐在一陣風暴之下，她就被捲入漩渦，這個小小的神國亦就難得存在了。

當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亦隨着結束了。西藏人看清了英國已經倒下去，她已不是世界上的一等強國了，雖然臨去的英人仍然向她秋波頻送，但在西藏人眼光中看來已經不中用，她再難利用她來抵制另一方了。而獨立後的印度又是一團糟：印回的殘殺，把個好好的國家分成了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他們自顧都還不暇，那裏會有餘力來幫西藏呢！因此西藏人對印度是失望了。

假如戰後的中國是和平統一的話，那也就沒有問題了，她們只希望中央不預備他們的內政，對他們也就夠了。至於名義上仍由中央統治他們是不大在乎的。他們希望的是隔離和孤立，並不希望真正的成爲一個獨立國。他們根本不想參與任何世界政治活動。可是戰後的中國偏掀起了內戰的烽火，西藏人看也失望了，他們不信是失望，更有幾分懼怕，他們兄弟之國外的覆亡給他們一個慘痛的教訓，他們深知只要一朝捲入一個大漩渦裏，一切就要付諸無存了。

在這萬分苦悶之下，他們看中了美國，他們覺得美國是目前世界上的一等強國，對西藏亦沒有直接利害關係。因此他們決心和美國拉攏一下。他們希望藉美國的底護可以保持他們的獨立。在蔣介石政府之後，西藏政府決定派遣一個商務考察團出國考察。西藏爲不傷舊情人的面子，把中英兩國都列在考察區域之內，實際的意中人却是只有美國。

商務考察團籌備經過

遠在二十六年夏季，西藏政府就決定派遣商務考察團了，然在出發之前却遇到了好些技術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護照。過去西藏人出國多半持着中央外交部的護照，這次他們却不願再拿中央的護照，因爲他們的目的表示他有獨立的身份，如果拿了中央的護照豈不是把獨立的主義喪失了？於是他們爲這事躊躇不決，他們向英國駐拉薩的代辦表設法，並在英代辦表之下，向英印當局及美國駐印度使館商談，可否由西藏自出護照，由英美駐印使領代爲簽證。這次的活動似乎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但也沒有完全失望，據說駐印美國使領對他們的答覆是：希望他們到中國去和美國駐華代表交涉，也許可以成功。

第二個問題是外匯。西藏雖然有它獨立的幣制，但因一向和外界隔離，在金融上沒有和任何外國發生過連繫。甚至連和它關係最密切的印度也沒有法定的匯率。平常藏印間貿易撥匯款項都是由藏商及尼泊爾商人私下撥劃，數目並不能太大，如果一次要十萬

以上的印度羅比，那就很難找到一個承匯人。這次商務考察團既然要走遍全球，需要的經費當然很多，而且更需要相當的美匯，這個問題在西藏本身是無法解決的，西藏政府除了存着一點金銀珠寶之外根本沒有外匯資產，所以他們爲籌措外匯也很費了一番心思。最後他們決定運一部現金銀到印度，希望從印度國家銀行得到一筆外匯，此外他們希望中央政府能有一點補助。

其次我們當略述這次考察團的人選問題。當西藏政府決定派遣商務考察團後，就有一般想發財的藏官們來競選這幾個缺。他們拚命的向攝政及噶倫（大臣）們送禮，他們知道只要能派出去，考察的結果如何不必去管它，至少每人可以大大的撈一筆。但藏政府對這次人選問題却十分慎重，他們沒有選上那些賄賂最高的，而派定了幾個攝政最親信的人。我們茲將全部考察團員名單錄於下面。

- 一、團長，夏古巴，現任「孜本」兼鈔票局副總裁，係攝政之親屬爲攝政最信賴之人物。
- 二、祕書，則康堪尊，係僧官，曾任帕里稅官，爲團長夏古巴之弟，亦係攝政最親信之人物。
- 三、財務，邦達昌，原係一康商漢名羅紹庭，現任卓木商務總管，爲西藏最富家族之一，亦爲該團惟一懂國際貿易之人物。
- 四、翻譯，索康代木，現任藏軍團長，係大臣索康汪清之弟，亦爲攝政所信任，粗通英語。

以上四名團員中除財務邦達昌一人外，均是攝政最親信的人物，亦是西藏政府目前最有勢力的一派。邦達昌雖然不是親信，因他在內地和印度都住過很多年，多年來操縱着西藏的進出口貿易，資力既雄厚，經驗亦豐富，同時亦是惟一具有外匯的，他們不得不借重他來解決他們的財務問題。

商務考察團當官職稍後，藏政府便給中央上了一個公事，說明他們要赴英美考察，希望中央協助。他們的目的在於中央對此舉的態度，以及作以後要中央補助外匯的張本。中央除來電歡迎考察團一行早來南京之外，毫無其他準備，中央把他們看的太簡單了。

考察團之抵京及出國

考察團一行於去年十月底離開拉薩，帶着三百多馱現銀，多半是袁大頭（約值二百萬印盾），十一月下旬抵達印度北境的哥林堡，在這裏稍息後即遣一加爾各答，英印當局對他們展開了熱烈的招待。我們駐加爾各答的領事館亦想和他們聯絡，他們總是避不見面，最後總算是應了總領事的一次晚宴。而他們的計劃時他們也是無密不言，弄得領事莫名其妙。十二月中他們一行又到新德里去了。從旁得到的消息知，他們仍是在爲護照及外匯問題努力。他們想，如果這兩項問題在印度能解決的話，就可不必先飛到南京去了。但交涉似乎不太順利，印度銀行的美匯亦很枯竭，他們雖帶着大批現銀，印度銀行亦無法大量供應他們美匯，究竟他們是否從印度銀行中得到了美匯沒有，至今仍是一個謎。我們知他們曾在加爾各答以銀向黑市搜購美匯，如此即令印印銀行給了他們一點美匯，數目亦不會太多。不然他們決不會求之於黑市的。護照問題則好像沒有進展，於是他們在今年一月中，在中央專使邀請之下，乘機飛到南京。南京之行是在他們計劃中的，所以他們一到南京後即開始活動，他們對付中央是有經驗的，只要對幾位菩薩似的要員們送點禮，輸輸誠，事情沒有辦不成的。果然，經他們這麼一活動，出國

於這一類，在讀者是被剝奪了「閱讀自由」，在檢查者却取得了「自由閱讀」的機會，可以作些威福。上文說到閱讀自由與自由閱讀的為截然兩事，這便是很好的一個例子了。有少數人可以自由閱讀，便有多數人不能閱讀自由。

不過更嚴重的問題是內發的自制或忌諱。惟其是內發，所以表面看來不像限制，不使其為限制；惟其不像，所以不受人理會；惟其不受人理會，問題就更見得嚴重了。我近年來因為職務上的關係，與圖書出納的接觸較多，對於青年人讀書的習慣，也就多得了幾分瞭解。我發見他們的忌諱是不一而足的。歸納起來，這忌諱大都跳不出二個範圍，一是新舊之間，二是中西之間，三是左右之間。

青年人愛讀新書，不愛讀舊書，愛讀洋裝白話文之書，而不愛讀線裝文言文之書，愛好討論現實問題與宣傳當代思想的書，而不愛讀關於人格修養、文化演變、比較通盤而基本的書——是並都知道的。但為甚麼有些愛與不愛，有此愛憎，說法就不同了。普通的說法總是從興趣出發，說青年對前者有興趣，而對後者沒有興趣，青年自己的答覆也復如此。其實這只是一種冠冕的說法。試究其實，則所謂興趣的後面，必有一番成見，而成見一深，對所愛悅的便成忌諱，對所憎惡的便成忌諱，所迷信的趨之唯恐不速，所忌諱的避之若將浼焉。從社會的立場說，這種愛憎當然也有其來歷，就是「現代化」或「進步」的要求，但青年既接受了這種要求，並且拳拳服膺於此種要求，此種要求的見諸意向行爭，便成爲內發的，成爲成見的一種表示，而其對於「不現代化」「不進步」的一路事物的不表示，以至於反表示，也未嘗不是一種表示，那就是有所忌諱的表示了。

中西之間我們所看到的成見大致與此相同，但比較的複雜。大體上是對「西」是積極的信賴，對「中」是消極的忌諱。一般人一般的態度如此，讀書時的態度尤其如此。不過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這便是中西之間比新舊之間更爲複雜之所在了。一是讀書人對於所謂「西」的成見，是不一致的。甲有甲的「西」，乙有乙的「西」。所謂「西」，本身原不是一件單純的東西，英者是西，俄也是西。一個人竟竟接受那一個西，就要看他過去的訓練與平時的接觸了。不過「西」與「俄」，如果太片面，或太不經心，太無抉擇，結果也就成見，「西」已經訓練成經綽的事物的態度便成忌諱。二是精通西文的人畢竟不多，讀書的人雖多讀舶來之書，却大都不能讀原本，只好讀譯本，只好讀譯本，可能

一個圖書館都具備，但譯本往往措辭驕熟，而原本可以幾年無人過問。這不用說，讀者表面上的閱讀是「中」，實際上欣賞與嚮往的還是「西」。

左右之間所表現的愛憎也是一樣的，不過因爲目前國際與國內的冷戰熱戰特別劇烈，此種愛憎，或信賴與忌諱，而表現的範圍與程度似乎是在新舊之間與中西之間之上。近年來此種範圍之廣，程度之深，更若變本加厲，至於有把新舊與中西合併進去的趨勢，成爲左的就是新的，西的，右的就是舊的中的。青年人一般的態度之中，大體說來，對於左的、新的、西的信賴和對於右的、舊的、中的的忌諱要大於它們的反面。一般的態度如此，讀書時的不免分些畛域，也就如此了。

有人替青年讀書人辯護說，這一類對於讀物的取捨並不由於成見與忌諱，而是由於能力與訓練的多寡。許多青年對於文言文瞭解得不够，讀去不通暢，因而不感興趣；對於西文也是如此；至於左右之間，因爲名詞、習語、命意、遣辭的不同，彼此也就發生了扞格，起初的「看不慣」終於成爲後來的「慣不看」，倒不是故意拒絕不讀。這是對的，我不否認這其間有一個能力與訓練的問題存在。不過我們如果作進一步的推敲，便可以發見此種能力之所以差，訓練之所以少，還是由於成見與忌諱的心理在後面作祟，青年自己已有此種心理，而五四以來出身做教師的人也未嘗無此心理。一個人存心厭惡一種事物，第一自然不趨向於此種事物的學習，第二學習了也決不肯有長足的進步，原

是我們的常識，初不待精神分析派的上場。總之，由於上文所論對於「中」的成見與忌諱，我們的讀書是不自由的。此種內發的不自由，其範圍之廣，影響之深，與解脫之不易，要遠在政法律所能給我們的自由之上。一枚爭取閱讀的自由，自環境爭取總還容易，而向自我爭取則大難，因爲，上文已經一度說過，正在閱讀的人自己大都並不覺察，而並不感覺到有所要取捨的必要。這種不自由的局面，竟察得比較清楚的相遠是一部分負責圖書館之員。國內公私圖書館也還不少，多則百餘萬冊，少亦數萬冊，但除了十分之一，以至於自十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洋裝、白話、譯文、白報紙的，氣借閱者熱而外，看來其餘只好供太平時的綴瑣瑣，離亂時的咸陽一炬而已。我們有果子可以知道樹，看車庫的冷落便可以知道圖書的不自由了。

英報論中國

中國在十字街頭

Crossroads in China The Times

(London) Nov. 8, 1948

瀋陽的失守表明了中國戰爭進入十字街頭。六個月的軍事失利累積這結果，蔣介石總統在他的統治下統一中國的希望也告結束。他企圖以威權人命和錢財去擊敗共軍，並奪回被共軍佔領的區域是失敗了。軍事和經濟的力量原來是國優於共，現在却相反了。中共在東北已經站穩，控

制着中國最富的礦產和工業原料。他們可能缺乏足夠的技術去充分開發。東北想恢復日本佔領期間的生產力還要有相當長的時間，因爲蘇俄曾搬走了該地的工廠和設備。即使如此，東北給中共一個可靠的基地，有着豐富的資源，可以用來進攻國軍在華北和華中的據點。

中共勢力的逐漸擴張不能用蘇聯的干涉來解釋的。除了允許中共利用日本留下的軍備外，並沒有證據可以說蘇聯給中共軍火。有些中共的領袖是受過蘇聯的訓練的，但是究屬少數，而且沒有主張把延安——或是瀋陽——受莫斯科的支配。他們曾用馬克斯主義應用到當前的情況裏

觀察特約譯者輯譯

去，就是他們這個運動能成功的實際原因。他們的方法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是不同的，因爲他們並不是利用少數革命者去佔領已有組織的主要地位以爲權力，而是從落後區域中去說動羣衆，利用他們自己的能力去提高他們的生活程度。中共領袖毛澤東和他的夥伴們曾用嚴厲，甚至殘酷的手段去實行他們所謂經濟公平，但是到了現在他們却既不主張階級戰爭，又不主張一黨專政專制了。他們對於任何願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給予地位；他們並不設法強制民衆接受嚴格的限制；他們反對小型商業、工業合作、和個人企業。他們採取這個辦法，因爲他們想說

服人民，他們並不像過去傳統的專制皇權。

在重建中國政治經濟基礎中，中共最明顯的弱點就在他們的力量是太限於農業的，在農民中做工作，這看法有它的力量。但是在經濟、工業、金融和行政各方面，中國如果要避免混亂和痛苦，必須加以改造，農業觀點並不能答覆這種需要。中共的壯大並不因為他自身的功績而是因為對方的錯誤。現在政府的弱點是出於它不能獲得知識分子、商人、和中農的同情，這些人在性質是和共產主義不合的。現在除了大地主和財閥能使用腐化的手段謀利者之外，各階層對於南京政權能否維持都已失去了信心。蔣總統和他的顧問完全依靠美援的政策更失去民心。

現在的局勢也可以在中國歷史上找到前例。有些觀察者認為中共佔領東北將又見一個自北向南征服的形勢，在中國歷史已有好幾次。當前南京的危急劃出一個歷史的段落，過去四十年來自南向北發展形勢告一結束。如果中共決定在奠定華北和華中後向南進攻，南京政府即使有充分美援也難於堅守長江的。以現在看來，中國如果要統一，似乎將從東北出發了。這在歷史上是曾經發生過的。如果歷史可以作為鏡子的話，從北部向南部發展，時間可能相

當長，但如果統一成功了，東亞的平衡也將完全改變了。

中國的展望

China Outlook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Nov. 13, 1948

每個人想知道的是中國和中國人的前途將是怎樣的。這裏祇有四個可能性：中共得勝；國共分裂中國成兩個對壘的國家——南北朝；聯合政府；國民黨得勝。現在看來，分裂似乎是最可能的結果。這在中國並不是新的，長江是一條自然的界線。華北的人和華南的人不同，有如意大利人和蘇格蘭人。分裂不過是承認這個事實。不久兩地之間會發生商業，這是雙方都需要的。但是，由我個人看來，雙方現在還不會願意接受這解決辦法的。另一方面，國共的聯合政府已沒有可能。共方的首領決不願和宋氏家屬坐在一張桌子上的。若干小黨，實際影響也很小，可能準備參加共方的政府，但是這個政府將由中共控制，所以美國不會承認的。

美國的態度是重要的，事實上是具有決定作用的因素

長指甲裏藏着什麼？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一直到目前為止，人類學家大都認為：人是由動物演化而來的；而且，人類的祖先，和高等動物猴類類的祖先，在某一演化階段，大約是同一種動物。（從前，為猿猴是人類的祖先，現在由於地底下掘出的許多證據，人類學家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現在的看法，認為猿猴和人類大約只是從表的關係。）所以現代的人，和猿猴之間，尤其是無尾猿（anthropoids）中的黑猩猩（chimpanzee）和大猩猩（Gorilla）之間，不獨體格結構、感覺、血液等幾乎完全一樣；就是心理作用，也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對於人類和動物心理作用比較研究的人，發現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心理作用，和三、四歲小孩的心理作用，完全一樣。）

既然人類和猿猴是由同一種動物演化而來，而兩者的結構與功能，又大體上極其相像，那麼，為什麼人類能向前邁進如此一大步，超過其他各種動物，創造文化，統治

世界呢？大體上說，這是因為人有四個特點：一是直立的姿勢；二是人能用手，或者更嚴格的說，是因為人有一個對時性的大姆指；三是人的腦，尤其是右腦，特別發達，超過了其他各種動物的腦；四是人有有音節的語言。（articulate language）這四個特點，又可以彼此間相互關聯的程度，分為兩組：直立的姿勢與手屬於一組；特別發達的腦與有音節的語言屬於一組。每一組中的兩個特點的關係是最密切的。比如說，人要有直立的姿勢，才能靈活的運用他的手；要有有音節的語言，才能靈敏發揮腦的潛在的功能。前兩者的相關性是很明顯的事，用不着詳細的加以解釋。後兩者的相關性，則可以用未開化人（Caucasian）作例來說明。所謂未開化人，大約有兩種：一種是從小便和獸生活在一起的；一種是從小便離羣獨處的。因為這種關係，他們沒有學會說話，因此不能像普通人一樣的思想，也沒有普通人的各種感情，甚至於腦的發展，也不及一般人的大。由此可見有音節的語言之運用與腦的發展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事實上，平常我們說「用腦」

或「用思想」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用無聲的語言在說話的時候。沒有語言，腦的活動或思想的活動是不可想像的。從演化的歷程來看，也許人類是未曾會用手，有了手，他才可以造成各種工具，克服自然，戰勝野獸，慢慢變成世界的主人。不過，僅僅有手是不夠的，因為製造工具，尤其是比較複雜的工具，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人生來就會的。假如沒有語言傳遞那些工具製造相關的知識，則人類不能，至少是不易，利用前人或者是同時代其他人製造工具的成果；每一個人，在他和自然與野獸奮鬥的途程上，都是從頭走起，這和，人類的進步一定是很慢很慢的。也許是由於這個緣故，再加之其他的因素，後來人類便慢慢有了語言。有了語言以後，知識的傳遞與積聚才成為可能，人類才能利用前人或者同時代其他人製造工具的經驗，在征服自然與野獸的途程上，不必再從頭走起，可以站在別人的成就上，一步一步的向前邁進；換句話說，就是可以製造更多更巧更複雜的工具。這是人類進化史上，手與腦第一次最有意義的合作。到了語言演化成為文

劉緒貽

大局外弛內張

觀察特約記者

南北戰局一鬆一緊

(觀察南京通信)

徐淮戰局的幻變發展到目前，主戰場已南移到淮河流域的南北肥水河間，從地城說，約略像是中國千年以前的肥水之戰，但也只能就戰場幅員一點上作此近似的性做而已。他如戰爭的性質與雙方動員以及戰略方針戰術運用和其他等等，時間一問上的差別都是有霄壤之別，今古之差的。在宣傳的伎倆上，硬是說今日國共兩軍比做晉之一謝與秦之苻堅的決鬥，確是有些點不對題之嫌，多少總像是一個假拉中國戰史循環兜圈子的笑話。好在這也所關不大，聽它去罷。近日南京中央社發佈消息，是共軍已於二日晚間由宿縣包圍北進，國軍北起徐州南迄肥水至洪澤湖運河之線對共軍作緊縮的包圍。但另一方面國軍退出徐州和周壽司令官的第一縱靖區司令官已自淮陰南進至揚州亦經官方證實。退出徐州，就集中兵力固守宿蚌、

屏障江淮、安定京滬上說，不失為國軍統帥部的一種英斷。這是當局接受濟南瀋陽被圍頓成孤島死港的教訓上的一種指撥。因為「徐東大捷」的結果是更伯增兵團四五個軍十幾萬人的勁旅生力軍只剩了二個多團，黃司令官率二百士卒剛出重圍之後飲水自親以殉（黃伯勳自縊的消息是由之與本軍第廿五軍（？）副軍長到京南報當面的，原因是邱清泉雖在徐援黃兵區終於在中心包圍圈廿里處止步，李彌兵區雖奉命馳援八義集不幸於未能達成解圍任務之前旋又合兵回固守徐州，聯是之，共軍雖退，黃兵區經已把兵折將斷喪無算，黃安此士突圍到達某地之後，便決心一死，先將二百隻槍集攏起來一燬，自射兩彈，奄奄一息，副軍長副見情勢迫急，復忍痛射一彈，黃遂死，亟為黃易一普通士兵裝人，士兵答謂自己兵士弟兄，算是掩飾過去，事後某副軍長入京晉謁

最高統帥泣述此事，相與噴淚。）徐淮戰場，國軍主力兵團有五，勁旅則是眾所周知的黃伯勳邱清泉李彌二個兵團，另外兩個就是孫元良和黃維的。邱李孫黃（維），都黃補出身，一脈相聯，但黃伯勳算是「外江」。就事說事，主力的右刀兵團既然三部隊的損失且不算，則分配兵力守據點，佔線面上，勢須重作打算，所以國軍之放棄徐州乃至不作固守陰淮安各重要據點均計算而採取所謂「包圍圍」，實在是有何可「何」的一種比較合理的戰法，所以說，不失為當今的一種「英斷」。半、來，當局增調張靈甫大、瀋兩兵團增援宿蚌和京滬外圍，三個青年軍配置於京滬線；同時，廣西一個軍已調到武漢，正待裝備中。又一關於山東方面的傳聞是，國軍在青島方面似有青年軍的新兵增援企圖壓迫膠濟路的東段。劉伯承的背後，果真有由西向東的國軍兵團，她當然會顧慮後路有被遮斷的危險，陳毅的側面果真有國軍自東向西的青年軍兵團打算逼近膠濟路東段，他當然要著重軍在固守山東全面，將濟南於磐石之安。南京中央社披露共軍自宿蚌間撤退，記者的判斷是可能的。要知徐淮戰役，共軍的重要企圖是消滅國軍的野戰軍的主力兵團，而忽忽放棄大據點後的國軍全團也是想擊潰共軍的主力。不過由於種種主觀和客觀上的困難，有的則可以說勝算，有的則仍是在探無把握的勝算帶了。另一重要之點，是江蘇與山東正是國軍方面的重大關頭，所以他是志在必守；然而就共軍方面看，他在軍略配合政略的方面方仍如記者在「濟南之戰」以後的不斷報導中所指出的是：統一東北，控制華北，連結西北進而把三北連成一個點線聯貫起來的全面。因此，江淮可進則進，不可進則退，京滬可取則取，不可取則罷。

以上就就南方戰局情勢的一個說明。恰在徐淮戰局，肥水宿蚌戰場略呈寬鬆的當兒，北方戰局的情勢又加緊張。據報載，平綏東段吃緊，張垣外圍激戰。冀東和太原方面無甚消息，這可以說明共軍基本的戰略方針未因淮南肥水的場面鬆緩而改變，恰恰相反，這正是共軍的南北配合一鬆一緊，東西呼應，一弛一張。東北既已統一，半東北，半西北長城以外的人，亦已得手，包頭歸綏張家口和太原，是萬萬不會放棄的。山海關既經一進，控制了冀東才，沿津浦鎮之取得藉可內與魯北德州相接，外與東北相聯貫，也是萬萬不會放棄的。石家莊保定，既經掌握着，則太原山河的太原之取得也是萬萬不會放棄的。記者報導至此，無妨順便來一個插曲。據此間高級軍事機關方面的透露，太原的防禦工事是很鞏固的，原因是當勝後後受降的有名西院的一位上校日本主官率領精銳的日軍向閻錫山投降，閻的算盤大概已經算到抗戰後中國難免有內戰，便對這位西院上校禮遇優渥，且降格以與這位投降的日本軍官談談日本士官前後期同學的關係，讓西院

女便遠飛宣

傳求援

求援的宣傳和懸遊孫科出而組織所謂「戰鬥內閣」，就可瞭然。這些措施，無疑主要的為要搶救軍事上的危機。這顯然的也是當權的兩張牌，這兩張牌，雖不能說是最後的，但說它是在最「張階段」或是最重要關頭近似最後的兩張牌，多少是近乎事實而且貼切的。

戰局的似安實危，在當下的心裏怕是清清楚楚的。無妨在此附帶重舉兩年來共軍的宣傳，要與共的宣傳文案和內所擬定的有之致於自焚前以「作止戰亂，放棄蘇聯，絕交孔宋」三事首肯相呼，諫之不從，則「以死」之。這件在政府發展的研究上足頗值得研究的。據說陳白以前所寫的日問，是有着對共軍的文章，那便是當對國軍戰局在基本上抱樂觀，和華盛頓方面對「援華」之近疑不取大注，想來不是無理由的。當局對此局勢的認識如何，伴就最近的幾項措施以當軸當年在黃埔時的誦誦大家的演詞相反駁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烽火邊沿的清華園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北平通信)

打開地圖看天下大勢是最明顯不過的，東北整個完蛋不打緊，面對華北的威脅却夠受了！官方也不諱言，林彪部屬已有好幾個縱隊入關；而且尚在源源不斷中。承德、保定「轉進」於前；山海關、秦皇島「撤退」於後，於是，平津愈益孤立起來，任何人也看得清楚，今日已非兩個月前的形勢可比。雖然，一度有人甘冒津設防的口號來，但終未能吸引多數人的興趣。本來，在這戰亂與解放的決鬥中，文化城並無特權可免炮火的毀滅。因此，南歸的人，爭先恐後，頓成風氣，外僑也不再留戀這「可愛的故都」了！

南歸

清華園距離北平城不過二十餘華里，如坐汽車，半時可達，城中一有事故，自然極易傳染。此時，正當嚴冬來臨，樹木多成禿枝，小溪亦已結凍，大地呈現一片肅殺的景象。表面看來，園裏仍然寧靜如昔，一層長長的圍牆

好像把戰亂與騷擾隔得遠遠地！然而，由於某些事實出人意料，才刺激着這一部分平日優哉游哉的上層階級。清華同學約莫二千三百多人，內中不乏蒙門大亨的嬌兒愛女，遠在濟南告緊，有人曾作萬全準備，一到濰陽陷落便紛紛告假南歸了。大概前後走了近百，以粵滬兩籍居多，大都是幾封快信，幾個電報召回去的——這個時期的電報和信件突增，郵電組整日忙碌不停。可是，也有違抗家庭命令的例外，某女同學家中連來四個電報，叫她「速返」，她一直未理，後來，做家長的反倒同意女兒的見解了！

大半的同學都是依賴公費吃飯的，說走，袋裏總得有錢，至少兩千圓的旅費決不是一個窮小子吃得消的。所以，縱使想走，經濟的條件受了限制，無法走動。但是，這種莫可奈何的人極少，絕對多數有着這麼一個共同的想法：這是「內戰」，不是「抗戰」，不管你是敵亂也好，他是解放也好

與抗戰的性質絕不相容，天下沒有完不了的戰爭！這是屬於一學業至上」者的觀察。還有少數人，他們希望藉此機會看看那一邊究竟真實情形怎樣？是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麼可怕？有些人說的那麼可愛？

搶「看」

這可以算是一種進步，今日的大學生並不專嗜書本，他們還注意與他們有關的現實諸問題——實際，欲擺脫新舊接迭的時代，每個人都急須獲得對現局的認識和了解。這情形只到圖書館下層閱報室裏看看，便不難解釋。每天上午十一點左右，正是城裏的報紙刊出的時候，那裏，早有人在等候着。報剛攤開，一個個緊貼一個，腦袋拚命地往裏鑽，那種緊張的情緒，實在是很複雜的。還有一個現象：便是看「世界日報」的人多；看「華北日報」的人少。到了下午三點鐘，視線又轉移到了當日天津「益世報」。前同會有一段時期可以看到兩天之前的香港「大公報

「擁擠的人更多了！個子大一點的簡直是以排山倒海的姿勢搶一一看，豈在水門汀裏的報架，經不起重壓，場倒過兩次。大家深信外國通訊社比「本報專電」強；比「中央社」更不必說了。幾種剖析局勢極為詳盡，報對不偏不倚的刊物，像「觀察」「展望」在一般人眼中也是很吃香的。此外，偶然在民主走廊兩邊發現幾段「遙遠的聲音」，也常成爲行人注目的資料。

「跑啦！」

教室裏的座位愈來愈空了！教授拿着名冊叫着：「×××」「×××」「×××」「×××」……「那裏去了？幾堂不見上課？」堂下默不作聲，相互而笑，彷彿有什麼秘密，心照不宣似的。「跑啦！」

一句流行的口語，真的不少的人跑啦！好多怪熱的面孔，熟悉的口音，忽然相繼失蹤，如果仔細打聽，知道的人，他會毫不驚奇的告訴你：「跑啦！」這現象，其實早在七月大速擄時已開始，不過今日更厲害罷了！有的固然由於逼迫——最近又在諸傳，跟着戒嚴令，有張三百多人的黑名單——但大半都是爲着實現他們的憧憬，他們的理想，暫時擱下書本而出走的，其中包括不少成績優異，服務熱心的高材生，一位只差幾個學分便登「學士」寶座的，也忍耐不住最後五分鐘了！女同學也有，據說，師長已在與學生看齊呢？

遷校？

十一月月上旬，園裏便有遷校的傳聞，那是由教授羣中而起的。一派堅持學術是獨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局面的影響，一派認爲教育應該顧到安全，炮火之下，不能談學術的。後來，校方爲此召開了一次教授會，結果只是「不予考慮」。事實上，要遷校，一個五十多員生眷屬的學校，真是談何容易！並且，遍地烽烟，何處是好？大半的教授都領教過顛沛流離的痛苦，自然不願再嚐了！同學之間，議論紛紛，對這問題感覺興趣的社團，也大做其文章，力言遷校的弊害，公開發成遷校的絕無僅有，理由不外乎：北平是文化古都，沒有軍事價值，無

大戰門可能，即便圍困時間亦不會太長，況且遷校對學校的損失太大，兩年復員，辛辛苦苦，誰願離開這美好的環境呢？

這一次（十一月廿四日）教部督學黃曾樾來平，與幾個國立大學的校長「正式」交換遷校的意見，談了幾分鐘，未得要領，各校長不贊成南遷，報上的記載是因爲「在傅作義總司令指揮下，華北局面甚爲安定」。然而，黃督學却又說：「在遇萬一時，政府爲保持民族文化，決盡全力設法搶救！」弦外之音，不難揣摸。除非，有一天天津不通，海路阻塞，造成一個既成事實。（那時，可能用幾架飛機帶走幾位正統教授和一顆重不過半斤的關防，來一個「象徵式」的「搶救」）或者，林彪按兵不動，戰事膠着，平津一時苟安。否則，政府白白地將這些「在國際學術上享受盛譽」的大學，拱手送給對方，恐怕沒有這麼慷慨！

應變！

將來——不會太久，如何演變，事實之前，不敢貿下判斷，只是人人都在爲未來的日子打算，全校的膳團，主

食一律改吃混合麵，意識到一天將比一天艱苦！另一方面，富於動盪經驗的父母，正趕着替自己的兒女匯來不少的錢——該叫做應變費吧！現在的人都聰明極了！不惜高價隨即將金圓換成美鈔，或是銀元，放在身邊，以防不測。同時囤囤的也不少，自治會推動的「儲糧運動」，成績頗佳，截至目前爲止，儲蓄部超過了六百個戶頭，存糧兩千餘字尙遠（計劃必須留存三個月之食糧。）

世界變了！

今日二十多歲的人，彷彿都經過一番磨練來的，應付危難，滿不在乎，代替張惶失措的是安之若素。這緣故，說他飽經世故也對；說他時代賜與也對。可不是嗎？運動場上不是一樣跳跳蹦蹦麼？課堂裏不是一樣聚精會神麼？圖書館不是一樣擁擠不堪麼？……由他們面部的表情，也許你不能發覺什麼，聽他們的歌聲，從一跌到

界大不同！一更別以爲他們已經變得消極。如

(十二月一日)

郵部登記證京警漢字第一類新聞紙類
 發行所：觀察社
 地址：上海（S）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訂閱價目：一次先收金圓一元，照舊七折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右街老胡同二號
 華北航空版每冊售二元
 本埠分銷處